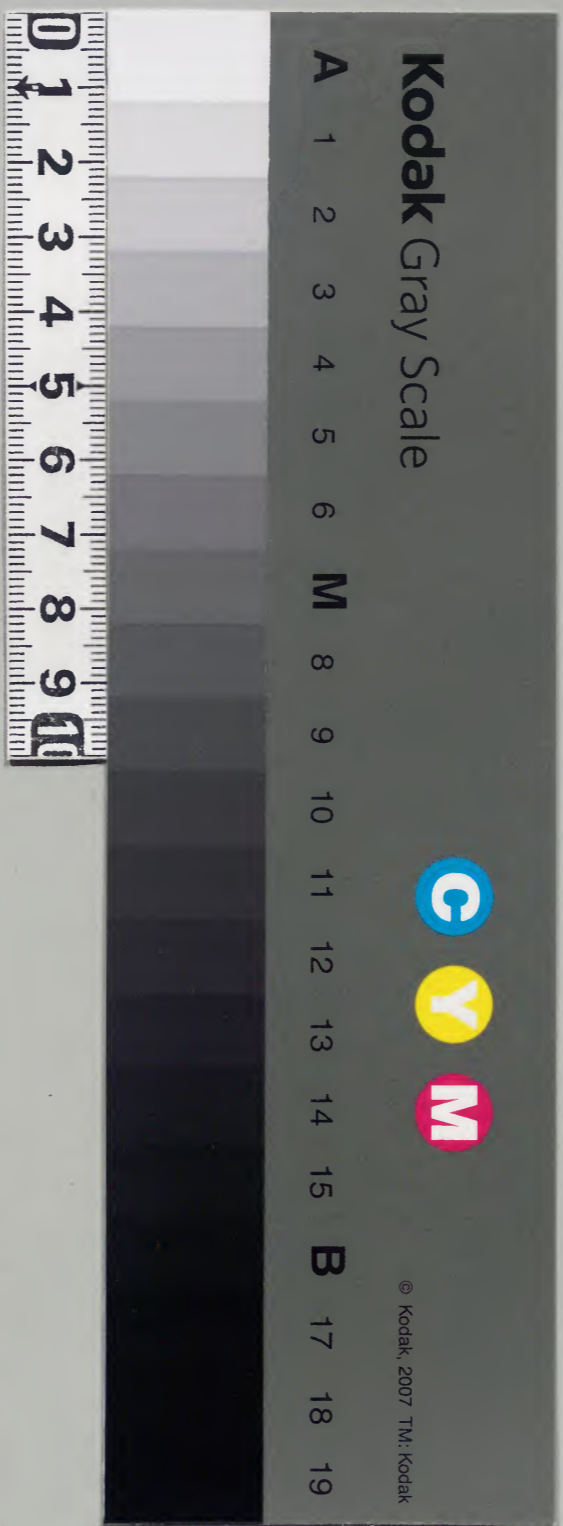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三〇二六	一四二	一	一〇

內閣文庫			
漢	書	類	號
三〇二六	一四二	一	一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26	
冊數	10 (4)		
函號	366	86	



駢志卷之七

丁部上

樂失金椎

紂走玉馬



考經援神契后偷任威折其玉斗失其金椎后指樂

論語比考讖殷惑姐己玉馬走任昉牋云玉馬駿奔

表微子之去

樂作璇室

紂作傾宮

寰宇記絳縣璇臺瓊室在城南門夏桀造

淺草文庫

一集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晏子春秋復之衰也其王桀作璇室商之衰也其王紂作傾宮

斲朝涉之脰

鏃朝涉之脰

秦誓商王受斲朝涉之脰剖賢人之心按淇縣界有斲

宋策康王罵國老諫臣為吾顏之冠以示勇剖偃之背

鏃朝涉之脰而國人大駭

高紂剔孕婦

東昏剖產婦

周書商王受剖剔孕婦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以觀其胎

南史東昏侯時出游走驅斥百姓嘗至沈公城有一婦

人當產不去因剖腹看男女

射天毆地

射天笞地

論衡紂文帝乙射天毆地游涇渭之間雷電擊而殺之

宋策康王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

曰威服天下鬼神

從臺上彈人

在樓上彈人

嗾獒搏人

奪兒飼狗

左傳晉靈公不君厚飲以雕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

丸也又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

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

明搏而殺之。庖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且出。

北史齊南陽王綽為定州刺史，汲井水為後池，在樓上。彈人又好微行游獵，每度恣情強暴，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載記石季龍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為毒患。

觀人避丸 見上

觀人避箭

舊唐書巢王元吉守并州，性好畋獵，載網罟三十餘兩，嘗言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又嘗當衢而射，觀人避箭以為笑樂。

幽王舉燧不信

甲倉舉燧不實

周本紀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燧，燧大鼓有冠，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而每冠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及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燧火，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又呂覽周宅，鄠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嘗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譖，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

真至幽王身走乃死於驪山之下為天下笑此夫以去
寇失真寇者也

周陽雜俎武溪夷田強遣長子魯居上城次子某居中
城少子倉居下城三壘相次以拒漢兵光武二十四年
遣武威將軍劉尚征之尚未至倉獲白鼈為臠舉燧請
兩兄之至每事及尚軍來倉舉火魯等以為不實倉遂
戰而死

僅亦守府

但為寄坐

國語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
弗許曰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

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
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
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
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
何辭之与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
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

魏志司馬宣王奏曹爽曰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
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宮盡擄禁兵羣官要職
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
樹私計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
為都監專共交關着察至尊候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

骨肉天下凶、人懷危懼陛下但為寄坐豈得久安此
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昔趙高極意秦
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昌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
之時也

言秦寇至者射之
報齊寇至者殺之

呂覽秦繆公時戎疆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
焉戎王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
之至者因扞弓而射之秦寇果至戎王醉而臥於樽下
卒生縛而擒之

又齊攻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寇近

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至與有也
以宋之強齊兵之弱惡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誣殺之又
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誣殺之如此者
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
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其弟曰為兄視齊寇不意其近
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以寇
之近也報而然今也報其情以不報其情又恐以將若
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以者以先夫亡者亡于
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
右皆曰鄉之以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
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

灑灑山堙谷

夷山堙谷

史記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井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井泉灑山堙谷千八百里

北史楊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歿宮側時聞鬼哭

漢武帝遣方士

漢元帝求方士

史記漢武紀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歿黃帝是也臣常游

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上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

桓譚新論漢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詔問所能對曰能忍寒暑乃於昆明池上環冰而馳御者厚衣狐裘寒戰而仲都獨無变色臥於池臺上暉然自若夏大暑日使曝坐中環以十炉火不言熱又身不汗

神藥可得嘗為魚苦故不得至
仙人可見上往常遽故不得見

秦本紀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謬
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天鯨魚所苦故不得至願
請善射子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
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
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
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
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眾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
平原津而病

郊祀志公孫卿言於武帝曰仙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
不見今陛下可為館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
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側作飛廉桂館甘泉則作

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廼作通天室置
祠具其下將招來仙之屬

稱主翁
立面首

漢書武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
歿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上嘗從主飲主自報
宰敬滕道入登陞就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董偃
綠幘傳鞞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
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
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偃尊不名稱主兒

人翁

南史前廢帝紀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与陛下
雖男女有殊俱託体先帝陛下後官數百妾惟駙馬一
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為立面首左右三十人

發丘中郎

模金校尉

魏氏春秋載袁紹檄列郡文曹操署發丘中郎將模金
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南史宋景和時倣魏武置

此二官以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領之按洪容齋氏
曰嚴有翼所
著藝苑雌黃頗務譏詆東坡公皆近於此
正誤篇中據其用五十本葱為種薤五
將為中郎解模金痛鵲見長桑君使飲上池之水為倉
公飲上池鄭餘慶烝胡芦為盧懷謹云如此甚多坡詩
所謂扶雲漢分天章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若用葱為
薤用校尉為中郎用痛鵲為倉公用餘慶為懷謹不失

為名語於理何害公豈一一如學究書生按圖索駿規
行矩步者哉

蜀後主喜笑自若

陳後主觥醉罕醒

漢晉春秋司馬文王与後主劉禪宴為之作故蜀技苟

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克曰人之每情
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况姜

維邪克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

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郤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

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每日不

思因閉其目會王後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

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南史或言陳後主名叔寶反語為少福亦敗亡之徵云
既見宥隋文帝給賜後主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
預宴恐致傷心為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
每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隋文帝曰叔寶全無心
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酩醉罕有醒時隋文帝使節其酒
既而曰任其性不尔何以過日常侍宴隋文帝目之曰
此敗豈不由酒將作詩功夫何如思安時事

孫權以水灑羣臣

孫皓激水流宮人

吳志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
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昭正色不言

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
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
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

又初孫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沉醉置黃門郎十人
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為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
失逆視之咎謬言之愆因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少者
輒以為罪後宮數千而採擇無已又激水入宮三人有
不合意者輒殺流之

宮人以鹽汁灑地

淑妃以鹽水灑地

晉書武帝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

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以竹葉插戶以鹽水灑地而引帝車唯胡貴嬪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

南史宋文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潘淑妃每粧飾褰帷以候并密令左右以鹽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為汝徘徊况於人乎

御黃門被

納從者履

晉書惠帝單車走洛陽道中御中黃門布被

又惠帝至溫將謁陵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左右皆歔歔

獻惠帝米飯

獻僖宗糗餌

晉書惠帝幸成都王穎軍穎敗与帝單車走洛陽服御分散倉卒上下無齎侍中黃門被囊中齎私錢三千詔貸用所有買飯以供官人止食於道中客舍官人有持升餘粒米飯及燥蒜鹽豉以進帝噉之次獲嘉市麤米飯盛以瓦盆帝噉兩盂有老父獻蒸鷄帝受之舊唐書黃巢犯京師僖宗出幸途無供須衛軍不得食漢隕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騾綱軍士始得食僖宗召康問曰卿為縣令安操心及此康對曰臣為塵吏敢有此進獻張濬員外教臣也帝異之急召至行在

麴麩屑為粥

燒餘米供膳

晉書愍帝時京師饑甚人相食死者大半太倉有麴教十餅麴允為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帝泣謂允曰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必于社稷是朕事也朕念將士暴離斯酷今欲因城未陷為羞死之事庶令黎元免屠爛之苦行矣遣書朕意決矣

又成帝三年蘇峻揮戈接於帝座突入太后後宮左右侍人皆見掠奪是時大官唯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百姓號泣響震都邑

青衣行酒

報戟為導

晉書劉聰大會使懷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

又劉聰出獵令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為導百姓聚而觀之故老或歔歔流涕聰聞而惡之聰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失声而泣尚書郎辛賓抱帝慟哭為聰所害

以的畫腹

持稍擬胃

南史蒼梧王屢欲害齊高帝嘗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帝晝臥裸袒蒼梧立帝於室內畫腹為射的自

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變。欽叔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是佳射棚，而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電箭射之。乃取電箭一發，即中帝腹。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何如！

北史文宣晚年敗德，嘗持稍走馬，以擬斛律金胸者三。金立不動，於是賜物千段。

將南詭西，將東詭北，東行驅西南，行驅北。

南史齊明帝性猜忌，每出行幸，先占利害，簡於出入。將南則詭言之西，將東則詭言之北，皆不以實。又東昏侯率一月二十餘出，既往無定處，尉司常慮得

罪，東行驅西南，行驅北。

黃紙囊盛

黃案包裹

南齊廢帝蕭林王為太孫時，凡諸小人並逆加爵位，皆疏官名號於黃紙，使各囊盛以帶之。

又後廢帝東昏侯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圍豎以紙包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

鑿冰沉屍

以雪埋人

北史魏濟陰王暉業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罵元韶曰：尔不及一老嫗，背負坐，与人何，不打碎之。我

出此言知即死然亦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暉業
神色自若仍鑿冰沉其屍

舊唐書滕王元婴驕縱逸游動作失度出畋以彈人
將為笑樂凝寒方甚以雪埋人

犒軍士以糲食乃返戈大呼
給募卒以廩麥乃謀聚趨府

舊唐書李希烈兵數萬圍襄城勢甚危急詔姚令言率
本鎮兵五萬赴援涇師離鎮多攜子弟而來望至京師
以獲厚賞及師上路一無所賜時詔京兆尹王珣犒軍
士唯糲食菜啖而已軍士覆而不顧皆憤怒揚言曰吾
輩棄父母妻子將死於難而食不得飽安能以草食捍

白刃耶國家瓊林大盈寶貨堆積不取此以自治何往
耶往次瀘水乃返戈大呼鼓譟而還令言曰比約束都
有厚賞兒郎勿草此非求活之良圖也衆不聽以戈
環令言請退令言急奏之上恐令內庫出繒綵二十車
馳賜之軍聲浩令言不能戢街市居人狼狽走竄亂
兵呼曰勿走不稅汝間架矣德宗令普王與學士姜公
輔往撫勞之纔出內門賊已斬關陣於丹鳳樓下是日
德宗倉卒出幸賊縱入府庫輦運極力而止
又李絳為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文宗三年南蠻寇
西蜀詔徵赴援絳於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蠻軍
已退所募皆還興元兵額素定募卒悉令罷歸四年二

月十日絳晨興視事召募卒以詔旨喻而遣之仍給以廩麥皆快之而退監軍使楊叔元貪財怙寵怨絳不奉已乃因募卒賞薄衆辭之際以言激之欲其為亂以逞私憾募卒因監軍之言怒氣益甚乃謀聚趨府劫庫兵以入使衙絳方與賓僚會宴不及設備聞亂北走登陴衙將王景延力戰兵折矢窮景延死絳乃為亂兵所害陽侯殺繆侯而大饗廢夫人之禮

劉琰搃胡氏而妻母絕朝慶之儀坊記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蜀志劉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

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搃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搃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

膳夫庖人多著繡衣錦袴醫師走卒皆為校尉御史

後漢更始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檐榆諸於罵詈道中音義曰諸於太掖衣也如檐榆其短者自關之西謂之祝襜

魏書乘輿獻帝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天子與羣臣

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尚書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擲之諸將或遣婢詣省閤或自齎酒啖過天子飲侍中不通喧呼罵詈遂不能止又競表拜諸宮壁民為部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皆為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蝦蟇給官稟

犬馬食縣幹

晉中州記惠帝為太子出聞蝦蟇聲問人為是官蝦蟇私蝦蟇侍臣賈胤對曰在官地為官蝦蟇在私地為私蝦蟇令曰若官蝦蟇可給稟先是有讖云蝦蟇當貴北齊書幼主時犬馬鷄鷹多食縣幹

王莽常持威斗

牛輔常把靈符

漢書王莽之敗也避火宜室前殿火輒隨之宮人婦女謠諑曰當柰何時莽緝衲服帶圭韍持虞帝七首天文郎按式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

魏書董卓既誅卓婿牛輔恒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辟兵符以鉄鎖致其旁欲以自彊

齊文宣帝以祈雨不應掘西門豹冢

魏奚康生以祈雨不應取西門豹古

北齊書時夏大旱文宣帝以祈雨不應毀西門豹祠掘

其冢

魏書奚康生為相列刺史在列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後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為虎豹之祟

毀佛為錢

毀佛鑄錢

南史梁武帝軍東下用度不足南平元襄王偉取襄陽寺銅佛毀以為錢富僧藏錘多加毒害後遂惡疾五代周世宗即位之明年國乏錢乃悉詔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法身世為妄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羣臣

皆不敢言

徐廣請桓玄立七廟

王偉請侯景立七廟

晉書桓玄既篡徐廣據晉典請追立七廟玄曾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廟見譏於前史遂以一廟矯之郊廟齋二日而已秘書監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

南史王偉請侯景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登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諱勅太常具登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唯阿爺名標且在朔列伊那得來噉是眾聞笑之

王夷甫勸稱尊號取石勒怒

韋祖思恭懼過禮取勃怒

晉書王衍字夷甫時石勒與衍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為
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
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天
下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
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人夜排墻填殺之梅史臣曰漢
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於尸祿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
班者歟濬冲善蒞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
顧漆園而高視彼既憑虛朝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
委貨財術則自保其身寧論區區焉彼究渠以求容
手大羊之侶鋒鏑如雲夷甫區區焉彼究渠以求容
貸頹牆之隕猶有禮也
載記赫連勃歸於長安徵隱士韋祖思既至而恭懼

過禮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我汝昔
不拜姚興何獨拜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為帝王吾
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評曰二子身陷
媚虜何為彼其心媚虜誠惜其死也而卒不免何
如罵賊死者千載而下尚凜凜有生氣哉二子可謂非
矣夫

叔孫所事十主

馮道所事十君

漢書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
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
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
可與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

矣。母汗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与所徵三十
四人西。

五代史馮道少能矯行，以取稱于世。及為大臣，尤務持
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
賢愚，皆仰道為元老而喜為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
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以對曰：此世佛出救
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為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
賴道一言之善也。

劉嘉八其

郭霸四其

漢書安衆侯劉崇与相張紹謀曰：安漢公王莽專制朝

政必危。劉氏吾師宗族為先，海內必和。遂進攻死，不得
入而敗。紹有張竦之從兄也。竦与崇族父劉嘉詣闕自
滌莽赦弗罪。竦因為嘉作奏曰：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
咸欲褰衣手劍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衝其胸，刃
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搯其門，仆其牆，夷其屋，焚其器。
應声滌地，則時成創。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齒，与願緒崇。
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加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
于是奉大說。師古注曰：則時，即時也。
舊唐書郭霸為右臺侍御史，初举集，召見于則天前。自
陳忠諫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
絕其髓，則天悅，故拜与時人號為四其御史。

李義府為李猫

李德柔為李猫

舊唐書李義府柔而害物時謂之李猫

南唐近事李德柔任大理少卿持法甚峻忌刻便佞時號李猫兒本無學術詐稱博聞每呼馬韓盧樂工為伶倫諂佞為謬諤以此貽譏於世

郭尖

李錐

北史郭景尚善事權寵世號曰郭尖又李世哲性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為李錐

義孝

義息

北史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為義孝又恩倖傳王叡出入帷幄及疾病孝文太后每親侍疾叡之葬也假親姻義舊衰經縞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声慟泣以要采利特謂之義孝又劉騰為司空擅生殺之威八座九卿且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得見者及薨於位中官為義息衰經者四十餘人闈官為義服杖經衰縞者以百數

那得此副急淚

何處得應急像

南史宋孝武寵姬殷貴妃薨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
極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
北史封述息娶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
違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為誓士元笑曰封公
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

向火乞兒

洩寒冰子

天寶遺事張九齡鄙朝士向炎者為向火乞兒
晉王沈釋時論有冰子出自洩寒之谷
求押一字累日不遂

但署一字猶不能盡

舊唐書王鉞威權轉盛兼二十餘使近宅為使院文案
堆積胥吏求押一字即累日不遂中使賜遺不絕於門
雖晉公林甫亦畏避之

又楊國忠自侍御史以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又專判
度支吏部三銓事務鞅掌但署一字猶不能盡皆責成
胥吏

弄臣

弄兒

漢書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頓首盡出血不解上
度丞相已困通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

君其釋之

又金日磾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見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与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霍光愛幸監奴

梁冀愛幸監奴

漢書霍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与計事及顯寡居与子

都乱按音灼日漢語東周氏亡顯以婢代立素与馮殷師古曰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殷者

子都之名

後漢書梁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冀妻寿所寿見宮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与私厚宮内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辞之冀用寿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似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為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各遣私客籍属縣富人被以它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于死徙

中貴但呼五郎

軍中呼為十郎

舊唐書肅宗時宰官百司不時奏事皆因李輔國上决

常在銀臺門受事。置察事廳子數十人。官吏有小過。每
不伺知。即加推訊。府縣按鞫三司。制獄必詣輔國。取決
隨意區分。皆稱制勅。無敢異議者。每出則甲士數百人
衛從。中貴人不敢呼其官。但呼五郎宰相。李揆山東甲
族。位居台輔。見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
又程元振權甚于李輔國。軍中呼為十郎。時來瑱名將
裴冕元勳二人。既被誣陷。天下方鎮皆解体。元振猶以
驕豪自處。不顧物議。

車行酒馬行炙

車行酒馬行肉

帝王世紀。紂宮九市。車行酒馬行炙。

朝野僉載。隋諸葛昂高瓚爭為豪侈。昂屈瓚串長八尺。
餅濶丈餘。餽麓如柱。酒行自作金剛舞。以送之。瓚復屈
昂以車行酒馬行肉。確斬鱠碾蒜齏。自唱夜叉歌。以送
之。

日食萬錢

一食萬錢

晉書何曾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
滋味過于王者。每燕見不食。大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
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子
劭亦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味。一
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大官御膳。無以加之。

又任愷既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助
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食萬錢
猶云無可下筋處

咄嗟便辦

造次便辦

晉書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蒔菜嘗与
王愷出游爭入浴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
以此三事為恨乃密貨崇帳下同其所以答曰豆至難
煮豫作肉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蒔菜是持韭
根雜以麥苗耳牛奔不遲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
聽蹠轅則駛矣于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

告者

南史中書舍人劉休嘗詣阮佃夫遇佃夫出行中路相
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
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嘗作數十人饌以
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

東封扈從每色為一隊

五家扈從每家為一隊

舊唐書王毛仲為行太僕卿部統嚴整群牧孳息遂教
倍其初芻粟之類不敢盜竊每歲迴殘常致數萬斛不
三年扈從東封以諸牧馬數萬匹從每色為一隊望如

雲錦

又宋宗每年十月幸華清宮楊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為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而遺鈿墜舄瑟瑟珠翠燦爛芳馥於路而國忠私於虢國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聯鑣方駕不施帷幔每三朝慶賀五鼓待漏艷粧盈巷蠟炬如晝而十宅諸王百孫凡婚嫁皆因韓琬為紹介仍先納賂千貫而奏請罔不稱旨

安成食臨汝飾

北路魚南路徐

南史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祖之子也並名侈豪以有膳噐服車馬相尚都下為之語曰安成

食臨汝飾湛之美兼何孟

湛之徐

又徐勗頗好声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歡謔則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明從游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于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

鱖頭日進三百

鷄跖必食數千

南史梁宗室臨川靜惠王宏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氏潘妃寶襪直千萬好食鱖魚頭常日進三百呂氏春秋云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鷄也必食其跖數千

而後足

妓圍

肉陣

元寶遺事申王每至冬月有風雪苦寒之際使官妓密圍于坐側以禦寒氣自呼為妓圍

又楊國忠于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行列于前令遮風蓋藉人之氣相煖故為肉陣

鄭襄謂新美人掩鼻

江充告衛太子蔽鼻

楚策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襄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

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襄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襄知王以已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則必掩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襄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襄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襄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三輔故事衛太子嶽鼻。太子來省疾。至其泉宮。江充告太子勿入。陛下有詔。惡太子鼻。嶽當以絳蔽其鼻。充語武帝曰。太子不欲聞陛下膿鼻。故蔽鼻。武帝怒太子太

子走還 九列春秋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列表
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
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
以為然後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
共絞殺懸之廁梁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歿乃厚加殯歛
評曰甚哉詭口之可畏也淫昏如楚懷襄術無惑已漢
武英主也而詭入焉害及女寵無惑已太子天下本而
亦以詭歿詭之亂
人家國也如是

斷手足居鞠域中
截手足投酒甕中
漢書呂太后斷戚夫人手足去眼重耳飲瘖藥使居鞠
域中名曰人彘按五行志高后八年三月掖霸上還過
枳道見物如倉狗檝高后掖忽而不見

卜之趙王如意為
崇遂病腋傷而崩

舊唐書則天杖廢后王氏及良娣蕭氏各一百截去手
足投于酒甕中曰令此二姬骨醉數日而卒後則天頻
見王蕭二庶人披髮瀝血如灰時狀武后惡之禱以巫
祝又移居蓬萊宮復見按申鑒寵妻愛妾幸矣其為災
也深矣災于幸同乎曰得則慶
否則災戚氏不幸不人豕趙昭儀不幸不失命栗姬不
幸不廢鈞弋不幸不憂殤非災而何若慎夫人之知班
婕妤之賢明德皇后之德

王忠敬人
朱紫敬人

魏畧曰主忠扶風人少為亭長三輔亂忠饑乏敬人後
歸曹公拜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知忠嘗敬人因從駕

出行令俳取冢間髑髏繫著忠馬鞍以為歡笑
舊唐書朱粲大業末為盜自称迎樓羅王會百姓大餒
以有如積人多相食軍中罄竭每所虜掠乃取嬰兒蒸
而噉之因令軍士曰食之美者寧過于人肉乎但令他
國有人我何所慮即勒所部有略得婦人小兒皆烹之
分給軍士乃稅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糧後降高
祖令假散騎常侍段確迎勞之確因醉侮粲曰聞卿噉
人作何滋味粲曰若噉嗜酒之人正似糟藏猪肉確怒
慢罵曰狂賊入朝後一頭奴耳更得噉人乎粲懼于坐
收確及從者數十人奔于王世充拜為龍驤大將軍東
都平獲之斬于洛水之上士庶嫉其殘忍競投瓦礫以

擊其死須臾封之若冢

張子吞仙

劉闢吞人

北夢瑣言唐張昺尚書有五子文蔚彛憲濟美仁龜皆
有名第至宰輔丞郎內一子忘其名少年聞說壁魚入
道經函中因蠹食神僊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魚吞之
以致神僊而上昇張子惑之乃書神僊字碎剪實於瓶
中捉壁魚以投之冀其蠹蝕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
發作竟月不食言語麤穢無所迴避其家扃閉而守之
俟其發愈一切如常而倍餐啜一月食料須品味而飲
之多年方謝世

舊唐書初劉闢嘗病見諸問疾者來皆以手據地倒行入關口闢因磔裂食之惟盧李文若至則如平常故尤與文若厚竟以同惡俱赤族禽獸知母不知父蕃人先母而後父

晉書文帝引阮籍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按儀禮子夏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祢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

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評曰初闕晉書至阮嗣宗所稱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未嘗不駭其言之無稽也及讀儀禮子夏傳乃知古人一諧諛間亦自有本雖然以經傳資諧化之尤乎

舊唐書安祿山請為貴妃養兒入對皆先拜太真玄宗恠而問之對曰臣是蕃人蕃人先母而後父玄宗太悅遂命楊銘已下並約為兄弟姊妹

阮籍聞喪而圍棋決賭表耽在艱而变服就局

晉書阮籍母終正与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与决賭既而飲酒二斗齊声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举声一號因又吐血數升

又表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傲儻不羈為士所稱桓溫少
時游於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未知所
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
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
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辨作表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
直上百萬耽投馬叫絕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表彥道否
加以清議
付之鄉論

南齊烏程令吳郡顧昌玄坐父法秀宋太始中北征歿
亡屍骸不返而昌玄宴樂嬉游與常人每異有司請加
以清議

南史右僕射劉朗之遊擊將軍劉璩之子坐不贍給兄
子致使隨母他家免官禁錮終身付之鄉論

王悅爭道

周覆抑手

晉書王導嘗共其子悅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
那得為尔邪

南史齊高帝性寬嘗與直閣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
共碁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

字義

名母

卿夫

晉書胡毋謙之酣醉常呼其父輔之字一日輔之正飲

謙之厲声曰：度國年老，不得為尔，將令我屍背東壁。

度按

國輔之字，又王濛亦呼父字。

戰國策：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每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過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二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

晉書：王安豐婦常卿，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不敬。婦曰：親卿受卿，是以卿之；我不卿之，誰當卿之？遂聽之。

字夫

字叔

顏氏家訓：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為季。至漢表種字其叔父曰繇。

謝氏世無渭陽之情

劉毅無後甥舅之敬

世說：謝宣映曾於公座戲調其舅袁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南史：謝綯字宣映，謝景重之子。宋書：景重是王胡之外甥，與舅亦不悵。

南史：鄭鮮之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敬附。鮮之

盡心武帝獨不屈意於毅。當鎮江陵武帝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樗蒲於是會戲帝與毅歛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帝併之先擲得雉帝甚不悅良久乃谷之四坐傾屬既擲得盧毅意大惡謂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床大叫声。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為者無復甥舅之敬。

故無存以室與弟

倉梧丙以妻讓兄

左傳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中論蒼梧丙娶妻美而以與其兄欲以為讓也則不如無讓焉。

董叔紡於庭槐

王偃縛諸庭槐

國語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他日董初憩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叔過問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南史王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采男常保偃縛諸庭槐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偃兄恢排閤詬主乃免。

便面拊馬

塵尾驅牛

漢書張敞每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
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嬾有
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
於畫眉者按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也不欲
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
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
表平而下圓即古之便面也
晉書王導夫人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官別館以處
衆妾曹氏知將往導恐妾被辱遽令傘駕猶恐遲之以
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

賜妬婦藥

賜妬婦酒

南史宋明帝憎婦人妬尚書右丞勞昉遠以善琴見親

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為卿斷之何如昉遠卒尔從肯其
父遂賜藥殺其妻劉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勅
与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皂莢
掃箒以此辱之

朝野僉載唐初兵部尚書任瓌敕賜宮女皆國色妻妬
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宮齎金胡餅酒賜之
云飲之立死瓌三品合置姬媵尔不妬不須飲之若妬
即飲柳氏拜救訖曰妾与瓌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
輔翼遂致榮官瓌今多内嬖誠不如死遂飲盡然非醜
也既睡醒帝謂瓌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因詔二女
令別宅安置又國史異纂房玄齡事同

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晉書王導料檢中書故事，見周顛表救，已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南史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為朓妻，常懷刃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益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每慙小選，但恨不可刑於寡妻。」朓有愧色。及臨誅，嘆曰：「天道若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酈況賣友

甄邵賣友

漢書酈商事孝惠帝，呂后崩，商疾不治，事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祿為將軍，軍于北軍，太尉周勃不得入北軍，于是迺使人劫商令其子寄給呂祿，呂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迺得入據北軍，遂以誅諸呂。商是歲薨，謚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況賣友。

後漢書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為鄴令，有同歲生得罪于冀，亡奔邵，偽納陰以告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為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屍于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李燮行塗遇之，使卒投車于溝中，笞撻亂下大署。

帛于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

袁粲門人

陸超門人

南史袁粲之誅也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人狄靈慶
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
誰為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與汝有恩故
冒難歸汝柰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
我見汝滅門此兒必後靈慶常見兒騎大氈狗戲如平
常經年餘鬪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
之妻子皆沒此狗即袁郎所常騎也
又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為晉安王子懋所知子懋既

敗勸其逃止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止非唯
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以其義欲因將
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人姓周者謂殺超之
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嘉
其節厚為殯歛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政壓其頭折
即必聞之者莫不以為天道尊

自謂侯身

自稱三公

自稱僕射

三國志毛嘉魏明帝后父封博平鄉侯甚蚩駘語輒自
謂侯身

北史胡慶為左僕射每與人言自稱僕射

南史張敬

兒亦自稱三公

奪我鳳池

穢我鳳池

晉書荀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

惘：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

北史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趙彥深一人然諷朝廷以

子叔堅為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

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

圖鹵簿自翫

置鼓吹自娛

南史劉韞在湘列雍列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

常自披翫嘗以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

不解畫者指韞問之曰此何人而在輿韞曰改是我其

庸底類如此

又胡僧祐拜領軍將軍以所加鼓吹恒置齋中對之自

娛人曰此是羽儀公名望隆重不宜若此答曰我性愛

之恒須見耳出遊亦以目隨人士笑之

指韞形問韞見上

圖絢形問絢

南史康絢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居顯職猶習武藝帝

幸德陽殿戲馬敕絢馬射梅弦貫的觀者悅之其日上

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不

晉武帝就和嶠求李

齊武帝就虞悰求味

晉書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問其故谷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

南史武帝幸芳林園就虞悰求味悰獻糲及雜肴數十輿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悰求諸飲食方悰秘不出上醉後体不快悰乃獻醒酒鱠鮓一方而已

杜畿不与劉勳大棗
桓崖不与桓玄好桃

杜氏新書平虜將軍劉勳為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

杜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勳伏法太祖得其書嘆曰杜畿可謂不媚於竈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顏子美言不能不嘆既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今吾亦冀眾人仰高山慕景行也

世說桓玄素輕桓崖在京下有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玄与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尔籬壁間物亦不可得

使裂餅緣命撤去之
客削瓜皮乃取食之

北史王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羆為設食使乃裂去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

力不少尔之選擇當是未饑傘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
大慙客與王羆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羆意嫌之及
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愧色性又嚴急
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羆不暇傘搥扑乃手自取鞞履持
以擊之

鷄卵賦人

鷄子寄抱

南史謝朓為吳興太守以鷄卵賦人收鷄數千
朝野僉載益州新昌縣令裴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
鷄子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數十千錢令買三萬
顆謂里正曰吾未要且寄鷄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鷄經

數月長成令便与我賣却一鷄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九
十萬又問竹笋一錢幾莖一錢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
買得五萬莖謂里正曰吾未須笋且林中養之至秋竹
成每一莖十錢遂成五十萬

懷中得二銅疊

髻上得金叵羅

北史祖珽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
酒遂藏銅疊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
又珽為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坐失金叵羅
竇太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髻上得之

評曰若珽者可謂有竊疾矣

覓米為作佳傳

遺金請作佳傳

晉書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

米見与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与之竟不立傳

北史朱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為父作佳傳收因論

宋比韋欽伊霍又魏收在神武時為太常少卿修國

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每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

評曰南董所為稱良史者以不足以為揚之也歟不足以為

揚之利何足以動之蓋自史家沒於利而世鮮實錄已

不以繁集示之便取韋傳擲之

顏氏家訓云吾入鄴与博陵崔文友交游嘗說王粲集

中難鄭玄尚書事崔轉為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

蹙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

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繁集示之

又魏收之在議曹与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

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都不復言取韋玄

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来謝曰不

謂玄成如此学也

初不識士衡

吾不識太傅

南史劉義綦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嘗謂曰

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

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其庸塞昏然

又張敬兒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置臺綱紀諫云
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

誤解蹲鴟

誤用蹲鴟

大唐新語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校文選兼後注釈解
蹲鴟云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院中_{學士}向外說蕭
蒿聞之掩掌大笑

顏氏家訓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
也而為羊字後有人餉羊肉谷書云損惠蹲鴟奉朝驚
駭不解事義久後尋繹方知如此

呼鴟為鶻雀

呼萑為露葵

顏氏家訓竇如同從河州來得一青鳥馴養愛翫奉族
呼之為鶻吾曰鶻出上黨數曾見之色並黃黑每駁雜
也故陳思王鶻賦云揚玄黃之勁羽試檢說文鴟音雀
侶鶻而青出羗中韻集音分此疑頗釋

又梁氏有蔡朗諱純既不涉學遂呼萑為露葵面牆之
徒遞相倣倣承聖中遣一士大夫聘齊主客郎李恕
問梁使曰江南有露葵否谷曰露葵是萑水鄉所出卿
今食者綠葵菜耳

以狀杜問韋陟

以美麀慶姜度

舊唐書李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迫判語有用杖杜二字者林甫不識杖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俯首不敢言

又太常少卿姜度李林甫舅子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美麀之慶客視之掩口

美麀宰相上見

伏獵侍郎

舊唐書戶部侍郎蕭奘讀伏臘曰伏獵張九齡曰省中豈得有伏獵侍郎

逆為干字

先為吉字

北史庫狄干不知書署名為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鑿

又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外

駢志卷之八

一集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丁部下

南華經論九徵

人物志論九徵

莊子孔子曰凡人心險于山川難于知天猶有春夏
 秋冬且暮之期人有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
 不肖有順猥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故其就義若渴
 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
 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問焉而觀其知急与之期然
 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

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人物志平陂之質在于神明暗之實在于精勇怯之勢在于筋強弱之植在于骨躁靜之決在于氣慘懌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儀態度之動在于容緩急之狀在于言其為人也質素平澹中叡外朗筋勁植固声清色懌儀正容直則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也九徵有違則偏雜之材也三度不同其德異称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德之人更為美號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具体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称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一徵謂之

依似依似乱德之類也純純訐似直而非直一至一違謂之間雜間雜無恒之人也純善惡參渾心每定是無恒依似皆鼠人末流末流之質不可勝論是以略而不槩也

呂覽八觀

劉邵八觀

呂覽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礼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

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
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惡每所失矣譬之若逃兩汙
每之而非是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人物志劉邵八觀者一曰觀其奪救以明間雜二曰觀
其感變以審常度三曰觀其志質以知其名四曰觀其
所由以辯依似五曰觀其愛敬以知通塞六曰觀其情
機以辯怨惑七曰觀其所短以知其常八曰觀其聰明
以知所達

名覆金甌

名內瓶中

柳氏舊聞玄宗善八分書凡命將相皆先以御札書其

名置案上會太子入侍上舉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此
宰相名也汝庸知其誰耶肅宗拜而稱曰非崔琳盧從
愿乎上曰然因舉甌以示之乃賜卮酒
再代史廢帝欲擇宰相問於左右左右皆言盧文紀及
姚顛有人望廢帝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瓶中夜
焚香祝天以筋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

丞相封侯自弘始

三公封侯自林始

丞相致仕自賢始

漢書漢興皆以列侯為丞相公孫弘本每爵乃詔封弘
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戶為平津侯丞相封爵自弘
始也

魏志崔林為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三公封列侯
自林始也裴松之以為漢封丞相邑為荀悅所譏魏
封三公其失同也

漢書地節三年韋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
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

十二為司空

十二為上卿

傅子云荀仲豫稱禹十二為司空

戰國策文信侯欲使張唐相燕弗肯行少庶子其羅請
行之文信侯叱去其羅曰夫項橐七歲為孔子師今臣
生十二歲于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乃見張卿說

而行之其羅還報秦乃封羅以為上卿

十五相荆

十八宰阿

說苑荆公子年十五而相荆抱朴任能篇昔者荆子

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

又子奇年十八為阿邑宰出倉廩以賑貧乏邑內大化

後漢書郎顛薦李固云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

稚齒化阿有聲

山東相山西將

巴有將蜀有相

漢書班固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

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郿王圍井延壽義渠
公孫賀傳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
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
聞蘇辛父子著郎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
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倏習
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
兵于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
流猶存耳按師古曰王圍為強
弩將軍見藝文志
華陽國志巴西郡屬縣七去洛二千八百一十五里東
接巴郡南接梓潼北接涼西城土地山原多平有牛馬
桑蠶人自先漢以來僦儻冠冕三巴及郡分後叔

布榮始周羣父子程公弘等或學兼三才或精秀竒逸
其次馬盛衡承伯才藻清妙龔德緒兄弟英氣曄然黃
公衡應權通變馬德信王子均勻孝興張伯岐建功立
事劉二主之世稱美荆楚乃先漢以來馮車騎范鎮南
皆植斯鄉故曰巴有將蜀有相也

拔士為相拔卒為將
樞士為相擢校為將

後漢陳寵曰三辰不軌拔士為相四夷不恭拔卒為將
唐書魏元忠曰陰陽不和樞士為相蠻貊不廷擢校為
將

九十五日至三公

三十六日擁麾蓋

張璠漢記荀爽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躡思經典不應徵命積十數年董卓秉政後徵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詔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茂陵又追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至三公世語南陽州泰頻喪考妣祖九年居喪宣王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為新城太守宣王為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獠猴騎土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服後歷兗豫列刺史所在有籌筭績效

鄧禹承制拜李文為河東太守

來歙承制拜高峻為通路將軍

後漢鄧禹定河東承制拜李文為河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以鎮撫之

漢魏春秋天子以公擢典任于外臨事之賞或宜速疾乃命公得承制封拜諸侯守相詔曰夫軍之大事在茲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馬法曰賞不逾日者欲民速覩為善之利也昔在中興鄧禹入關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為河東太守來歙又承制拜高峻為通路將軍察其本傳皆非先請明臨事刻印也斯則世祖神明擁達損益蓋所用速示威懷而著鴻勳也其春秋之義大

夫出疆有專命之事苟所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况君
兼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夷夏軍行藩甸之外失得在
子斯須之間停賞俟詔以滯世務固非朕之所圖也自
今已後臨事所甄當加寵號者其便刻印章假綬咸使
忠義得相獎勵勿有疑焉

魏武喜得蒯越

周文喜得柳敏

傅子蒯越蒯通之後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
進聞其名辟為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阹宦進猶豫不決
越知進必敗求出為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以
疆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荆列平太祖与荀彧

書曰不喜得荆列喜得蒯異度耳又載記慕容德至

莒城封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列不以為慶喜于得也

卿也

周書文帝克復河東見柳敏器異之乃謂之曰今日不
喜得河東喜得卿也即拜丞相府參軍事俄轉戶曹參
軍兼記室每有四方賓客恒令接之爰及吉凶禮儀亦
令監綜又与蘇綽等修撰新制為朝廷政典又劉璠
降達奚武太祖素聞其名先誡武曰勿使劉璠死也故
武先令璠赴闕璠至太祖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
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曰昔晉主滅吳利在二陸明
公今平梁漢得一劉璠也又舊唐書太宗征遼東還
謂薛仁貴曰朕舊將並老不堪受閩外之寄每欲抽擢

驍勇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

李熹二為司隸

劉暉五為司隸

晉書李喜為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強禦凡為二代司隸

又劉暉為左丞正色立朝三臺清肅凡五為司隸

七百吏半非舊

八百吏多稱當

傅子曰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茲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

尹劉靖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膺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傅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

舊唐書永泰之後四方既定而元載秉政公道隘塞官由賄成中書主事郭情李榮輩用事勢傾朝列天下官爵大者出元載小者自情榮四方齎貨賄求官者道路相屬靡不稱遂而去於是紀綱大壞及元載敗楊綰尋卒常袞當國杜絕其門四方奏請莫有過者雖權勢与匹夫等非以辭賦登科者莫得進用雖賄賂稍絕然無所甄異故賢愚同滯及崔祐甫代表薦延推舉每復疑滯日除十數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

當上嘗謂曰有人謗卿所除擬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
奏曰臣頻奉聖旨令臣進擬庶官進擬必須諳其才行
臣若与其相識方可粗諳若素不知聞何由知其言行
獲謗之由實在於此上以為然

宓子賤治單父
巫馬期治單父

呂覽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
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
馬期問其故于宓子賤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
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
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

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汲黯卧治淮陽

景丹卧鎮弘農

漢書武帝召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
強予然後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
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
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
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
徒得君重卧而治之

後漢書陝賊蘇况攻破弘農生獲郡守景丹時病帝以
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

但得將軍威重卧以鎮之足矣

所居無赫之名去後常見思

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思

漢書何武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每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又傅子曰傅嘏為河南尹當時每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

晉書謝安除吳興太守在官每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黃霸功名損于治郡呂又名聲損于郡縣

漢書黃霸材長于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

及兩魏于定國功名損于治郡時

蜀志呂又代董允為尚書令衆事每留門每停賓不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為政簡而不煩號為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于郡縣

王尊請以身塞隄

蕭愷請以身塞堤

漢書王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洗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庐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

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

南史始興忠武王蕭憺為荊州刺史六年列大水江溢隄壞憺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之而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避尊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隄我獨何心以免乃登堤歎息終日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醮酒于流以身爲百姓請命言終而水退隄立

移書題責

移書勞勉

漢書薛宣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按不

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子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廼手自牒書條其罪臧封于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宜辭語溫潤每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獨移書題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賦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已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耻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潁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

薛恭本縣孝廉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辨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宜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宜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于趙魏而不宜膝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悔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岳拱蒙成勉所職卒功業

仇李智以孝經感母子相泣
韋景駿以孝經感母子改悔

謝承後漢書仇覽字季智為縣陽遂亭長好行教化人有陳元者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誚責以子

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諉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令自改母子更相向泣于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
舊唐書韋景駿為貴鄉令縣人有母子相訟者景駿謂之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恨終天每分汝幸有母溫清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泣嗚咽仍取孝經付令習讀之于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遂稱慈孝

召父杜母

邵父陳母

東觀漢記杜詩為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

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用力少見功多
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人為之詩曰前有召父後有
杜母

文廣記祥符九年邵曄知廣列鑿內河通舟颺風不為
害陳世卿代之奏免廣南口鹽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
我二苦

後有三王

後有二君

漢書王駿為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成帝欲
大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
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

後有三王

後漢書延篤字叔堅為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
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懽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
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
王後有邊延二君

願乞侯君

願借寇君

願後耿君

風俗通侯霸字君房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王莽
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
弱相攜號哭遮使者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後留
期年民乃誠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

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受至書而具以狀聞
後漢書寇恂為潁川太守郡中政理盜賊不入代朱浮
為執金吾後潁川盜起從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
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後借寇君一年
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

東觀漢記耿純字伯山鉅鹿人請治一郡盡力自効上
笑曰卿乃欲以治民自効乃拜純為東郡太守後坐事
免上過東郡數千人號呼涕泣云願復得耿君上復以
純為東郡太守

號稱神君

號為神君

號曰聖君

續漢書荀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為師為朗陵侯相

號稱神君

晉書曹攄為臨淄令獄有死囚歲久攄行獄愍而出之
尅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
負自為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各違者一縣歎服
號曰聖君

又喬智明為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為神君部人
張允為父報讐母老單身有妻妾子智明愍之停其獄
歲餘令免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允逃者允曰有
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于
獄產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是

以付樊公

已寄蘇公

後漢樊曄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斬人有犯共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以付樊公

北史蘇瓊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茲盜止息或外境茲非輒從界中行過者每不捉送零陵縣人魏雙成住處與畿內武城文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實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中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云但存府君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

後漢書劉寬歷典三郡吏民有過蒲鞭示辱 又異苑

崔景真守平昌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

文選安陸王碑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 曹子建詩蒲

鞭葦杖示有刑

降者欲去皆聽

寇者見獲放還

晉書羊祜率營兵出鎮南笈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

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

北史周廣川公測行汾別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

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為盜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

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厚仍宴設放還其

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為寇兩界遂通慶
弔

伏臘放囚

年終放囚

後漢虞延建武初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
繫各使歸家並感其德應期而還有囚于家被病自載
論獄既至而死 華陽國志王長文元康初試守江源
令梁書何鳳為建安太守放囚事同
南史謝方明晉末宋武帝加晉陵太守為驃騎長史南
郡相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每輕重悉放還家使過正
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主簿弘季咸等固諫方明

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並驚喜涕泣以為就死每恨
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違二日乃返餘一囚十日
不來返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將送竟每逃
者遠近嘆服 舊唐書呂元膺為蘄州刺史放囚事同

元日放囚

至日放囚

北齊書張華原為兗州刺史獄有繫囚謂之曰三元之
始念卿幽閉今給假五日足得展謁親之期盡當還也
囚果應期而至

南史王志字次道僧虔子也為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
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惟一人失期至日此

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日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
又梁書席闡為東陽太守傳岐為始新令冬至放囚
俱同

以江名子

以陽名子

江祚別傳祚為安南太守民思其德生子多以江名之
又孟宗為豫章太守人思其惠路有行歌故時人之
生以孟為名又東觀記任延為九真太守使男女皆
以年齒相配同時相娶者二十餘人後多名子為任
又魏志鄭渾為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
其生子每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

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
每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字

新唐書陽城字元宗出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宜罰
罰之宜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而已列產侏
儒歲貢諸朝城衰其生離每所進帝既求之城奏曰列
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列人感之以陽
名子

發矣摘伏

發伏禁焚

漢書趙廣漢字子都為京兆尹以和顏接士推功於掾
吏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服廣漢精於吏事尤善

為鈎距以得民情其發矣摘伏如神
又張敞字子高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
伏禁矣不如廣漢

曉告焚黠主名

勅取盜賊名簿

漢書尹翁歸入守右扶風治如在東海故迹焚邪罪名
亦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
曉告以焚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
翁歸言

北史韓襄為北雍州刺史列帶北山多有盜賊襄密訪
之並豪右所為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乃悉召桀黠

少年素為鄉里患者署為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
獲者以故縱論於是所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乃取
盜賊名簿藏之因大榜列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
即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
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襄取名簿勅之一每差
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群盜屏息

削投書主名

得投書主名

漢書趙廣漢教吏為鉅笥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
為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結為仇讐
其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

賊以故不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蘇林曰：鉅音項，如瓶可授投書。孟康曰：簞竹簞也。如今官受密事，簞也。師古曰：鉅若今盛錢藏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鉅或簞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今投于其中也。簞音同。

魏志國淵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敕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乎收攝案問具得情理

汙赭輒收

持縑悉斬

漢書張敞為京兆尹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首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巷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賞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日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抱鼓稀鳴市無盜偷盜偷舊唐書兵馬使安國寧與上官況不善謀反以城降賊事洩劉昌裔密計斬之即召其麾下千餘人食之賞縑

二匹伏兵諸要巷令持縑者悉斬之每一人得脫

營士子文首殺竇礼

書吏李若首殺盧顯

魏志護軍營士竇礼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遂捕没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称寃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高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卑特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極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怨讐乎對曰夫良善與人每讐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与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作言次曰汝頗曾

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礼錢何言不邪子文恠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礼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礼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礼即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為平民班下天下以礼為戒

魏志胡質任東筦士盧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每讐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

分市鹿脯

詐市牛皮

北史齊欽城景王澈為滄州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來，馱鹿脯至滄州，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為伴，遂盜馱及脯去。明旦告州，澈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又澈為定州刺史時，人有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禽莢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澈乃詐為上符，市牛皮倍求價，直牛主認之，因獲其盜。

道烏

亭豬

漢書黃霸吏有謁者，霸勞苦之曰：「甚苦食于道旁，乃為

烏所盜肉。

又霸具為鄉人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豬子，可以祭。

還謝亭長

逼攝縣令

漢書趙廣漢嘗記召湖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同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我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不忘鄉厚意。」

北史邢邵為兗州刺史，吏人共伏守令長短，每不知之。

定陶縣去列五十里縣令妻日暮取人斗酒東脯邵逼
夜撰令未明而去責其取受舉列不識其所以

辛公義革岷俗

高士廉改蜀風

北史辛公義為岷列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
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公義因分遣官人巡檢部
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輦來安置聽事迎醫瘳之躬勸其
飲食于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喻之曰死生由余不聞
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
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瘳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
慙謝而去後人有遇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留養

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

舊唐書高士廉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土俗薄畏鬼
而惡疾父母病有危殆者多不親扶持杖頭挂食遙以
哺之士廉隨方訓誘風俗頓改

獨立使君

鑑脚刺史

北史裴俠為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唯
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歌曰肥鮮不食了庸不
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帝周
丈傘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
令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周文乃厚賜

依朝野服享號為獨立使君

舊唐書薛大鼎為滄州刺史時與瀛州刺史賈敦頤曹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為鑷腳刺史

改架柱為浮橋

以賦博當苜築

舊唐書韋景駿為肥鄉令縣北界漳水連年泛溢舊隄迫近水漕雖修築不息而漂流相繼景駿審其地勢拓南數里因高築隄瀑水至隄南以每患水去而隄北稱為神腴田漳水舊有架柱長橋每年修葺景駿又改造為浮橋自是每後水患至今賴享

又牛僧孺為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鄂岳勸黃觀察等

使江夏城風土散惡難立垣墉每年加版築賦菁芻以覆之吏綠為亥蠹弊綿歲僧孺至計芴苜版築之費歲十餘萬即賦之以博以當苜築之價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

祝神教虎悉斃

移文虎不為害

尤國忠謝傑為高州刺史境多虎夜入郭中為暴人不安居傑一日沐浴謁城隍廟奉酒祝神曰愚民何辜而虎暴之蓋刺史每德化願虎只食刺史每傷愚民因屏左右獨宿殿庭中是夜三鼓廟東南隅忽有物咆哮其聲如雷良久乃止遲明視之數虎悉斃

汝南先賢傳顧少連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穿移文獄神虎不為害

鄧遐斬蛟而江水俱赤

趙昱斬蛟而江水盡赤

襄陽耆舊傳晉鄧遐為襄陽太守城北江水中蛟常為人害遐遂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流血江水為之俱赤因名曰斬蛟渚亦謂之斬蛟津

方輿勝覽捷為潭中老蛟為害太守趙昱率甲士千人夾江鼓噪昱持刀入水有頃江水盡赤昱左手持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隋大亂隱去不知所終後嘉陵水漲蜀人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獮者于波面過宋太

宗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

羌胡以刀自割

匈奴黎面流血

後漢書鄧訓為吏人羌胡愛惜及卒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

又耿秉性勇壯而簡易于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為死及卒匈奴聞之舉國號哭或至黎面流血

通用勞
割也

梅黎即勞字古

諸胡以刀割面
夷人為之劈面

魏志倉慈為燉煌太守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
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
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
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易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
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
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
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
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于
戊巳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

又為立祠遙共祠之

又清河王懌為元義誣死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懌之
喪為之劈面者數百人

太公誅齊居士

孔子誅魯聞人

韓子太公望東封于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裔華士
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
掘井而飲之吾每求于人也每上之名每君之祿不事
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為首誅
家語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子貢
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

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
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
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
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
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
立此乃人之英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又世說中朝人
共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有人云少正卯雖莠不至
剖人充膳盜跖為甚顏光祿光祿曰為惡歎露人思加
戮隱伏之莠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卯為甚衆莫能屈
叔向不坐弟虎
劉廙不坐弟偉

左傳晉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羊舌虎叔向弟囚叔向人
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
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
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
大夫祁奚也室老叔向家臣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每不行求
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
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
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
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
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詩曰惠
我亶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

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辱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
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縣殛而
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
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
為宣子說与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
向亦不告免辱而朝

魏志魏諷反劉廙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

叔向不坐弟虎詳見左傳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廙別傳曰

初廙弟偉與諷善廙戒之曰夫交友之美在于得賢不
可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眾違先聖人文
友之義此非厚已輔人之謂也吾觀魏諷不修德行而

專以鳩合為務華而不實此直攬世沽名者也卿其慎
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于難

典衣典冠兼罪

先令後令俱誅

韓非子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
衣于君之上寤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
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
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
甚于寒故明主之畜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
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真也則
群臣不得朋黨相為矣

論衡衛之駿乘者見御者之

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夫駿乘之呼車
典衣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君之危
仁惠之情俱發于心然而于韓有罪于衛為忠駿乘偶
典冠不偶也

韓非子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
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
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必貴如今矣

漢高約法三章

李特約法三章

漢書沛公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
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

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
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
非有所侵暴毋恐

晉書李特時羅尚貪殘為百姓患而與蜀人約法三章
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又李雄僭稱成都王
赦其境內建元為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

李離必行理官之法

服醇必行墨者之法

史記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
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
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

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薛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呂覽墨者有鉅子，腹蘗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勿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蘗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腹蘗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宣子舉韓厥，執戮其僕。

楊素薦榮毗，法繩左右。

晉語趙宣子言韓厥子于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厥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每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于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辱？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于罪矣。

隋書楊素薦榮毗為華列長史世號為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每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

左雄薦周舉劾奏雄

崔洪薦郤詵後糾洪

後漢書左雄薦周舉為尚書既稱職議者咸稱享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為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悅曰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吾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是天下服享晉書崔洪為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每私謁薦雍州刺

史郤詵代已為左丞詵後糾洪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崔侯謂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

案法者冀州刺史

殺卿者兗州刺史

後漢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貪穢乃請太守為設酒餞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法也遂舉正其罪晉書荀晞從母子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

將母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從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究列刺史。哭弟者。首道將。其杖法如此。

將吏卒入丞相府

率吏卒入太尉府

漢書趙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為丞相魏相府門卒。令微伺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傳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耐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之。母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

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傳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推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乞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每益縣官。願代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

後漢書龐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參素与洛陽令祝良不平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遂因災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

來俊臣按狄仁傑

侯思止按魏元忠

舊唐書地官尚書狄仁傑為來俊臣所背引之承反仁傑歎曰大周革命萬物唯新唐朝舊臣其從誅戮反是實仁傑既承反有司但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得憑守者求筆硯折被頭帛書之叙冤苦置于綿衣遣謂平

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家人得衣中書仁傑子光遠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愕然會鳳閣侍郎樂思晦男年八九歲其家已族宜隸于司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苛毒願陛下假條反狀以付之每大小皆如狀矣則天意少解乃召見仁傑曰卿承反何也仁傑等曰不承反臣已死于枷棒矣則天曰何謂作謝死表仁傑曰每因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署遂出之

又侯思止按制獄苛虐日甚嘗按中丞魏元忠曰急認白司馬不然即喫孟青白司馬者洛陽有坂號白司馬坂孟青者將軍姓孟名青棒即殺瑯琊王冲者也思止閭巷庸奴嘗以此為諸囚也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而

倒曳元忠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惡馱墜脚為磔所
掛被拖曳思止大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奏斬之元
忠曰侯思止汝今為國家御史須識禮教輕重如必須
魏元忠頭何不以鋸截將為抑我承反柰何尔佩服
朱紫親銜天命不行正直之事乃言白司馬孟青是何
言也非魏元忠每人抑教思止驚起悚怍曰思止死罪
幸蒙中丞教引上牀坐而問之元忠徐就坐自若思止
言竟不正時人效之以為談謔之資

會春頓足歎

會赦未暇省

漢書王溫舒為河內太守以九月至盡十二月郡中每

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

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北史田式每赦書到列式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
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

董直為洛陽令豪彊震慄

周紆為洛陽令貴戚跼蹐

後漢書董直字少平為洛陽令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
師號為卧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

又周紆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強
以對紆厲声怒曰本問貴戚若馬實等輩豈能知此賣
菜傭子于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蹐京

師肅清

乳虎

卧彪

漢書甯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公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廼拜成為闕都尉歲餘闕吏祝肄郡國出入闕者號曰寧見乳虎每直甯成之怒按李奇曰肄闕也師古曰

直讀曰值

北史李崇沉深有將略寬厚善御眾在列凡十年當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彪賊甚憚之號曰蒼鷹

呼為皂鵑

漢書鄧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每所受請寄每所聽常称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眾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舊唐書王志愔為左臺御史加朝散大夫執法剛正而僚畏憚時人呼為皂鵑言其顧瞻人吏如鵑鶚之視鷹雀也

少年場

例竟門

漢書尹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賞至脩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居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每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郡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死使輿出瘞寺門垣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歔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垣東少年場生事諒不謹枯骨後何葬

舊唐書則天子麗景門別置推事院專令來俊臣等按鞠亦號為新聞門但入新聞門者百不全一王弘義戲謂麗景門為例竟門言入此門者例皆竟也俊臣與其黨朱南山輩造告密羅織經一卷皆以條貫支節布置事狀由緒來俊臣每鞠囚每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瓮中以火圍遠炙之並絕其糧餉至有抽衣絮以噉之者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有赦令俊臣必先遣獄卒盡殺重囚然後宣示又以索元禮等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

家後有鐵籠頭連其枷者輪轉于地斯須罔絕矣囚在
每貴賤必先布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之魂
膽飛越不自誣矣則天重其賞以酬故吏競勸為酷
矣

虜來尚可尹來殺我

蜀賊尚可羅尚殺我

玄謨尚可宗越殺我

後漢書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
可尹來殺我

晉書羅尚為平西將軍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愛
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
如豺狼每後極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

反更為禍

南史沈攸之曰宋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性嚴酷好行
刑誅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三年
徒不逐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

勿跋扈付丁旡

勿反顧付奚度

南史諸葛長人謀作亂及到門武帝引前却人閑語凡
平生言所不盡者皆及之長人甚悅帝已密命左右
丁旡自慢後出于坐拉辱死于牀側輿屍付廷尉并誅
其弟黎人旡驍勇有力時人語曰勿跋扈付丁旡

又大明中有奚顛度者孝武嘗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甚

道動加捶撲暑雨寒雪不聽暫休人不堪命或自經死
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裸脛人間謠曰寧得
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
酷虐如此前廢帝嘗戲曰頭度刻虐為百姓疾比當除
之即日宣殺焉時人比之孫皓殺岑昏又高帝誅黃
回時為南兗列部曲數千欲收恐為亂召入東府停
外裔使桓康數回罪然後殺之時人為之語曰欲侮張
問桓康又北史崔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強時人語曰
莫獍獬付崔楷又唐永在北地四年与賊數十戰未
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尔逢唐將
寧飲三斗酢不見崔弘度

寧食三斗葱不見屈突通

隋書崔弘度為襄州總管吏人莫不戰慄長安為之語
曰寧飲三斗酢不見崔弘度

舊唐書屈突通為右武侯車騎將軍奉公正直雖親戚
犯法无所縱捨時通弟蓋為長安令亦以嚴整知時人
為之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葱不見
屈突通

以酢灌鼻

以醋灌鼻 見上

北史元弘嗣文帝時為幽州總管每鞠囚多以酢灌鼻
或椽弋其下竅每敢隱情

以車輻考偽官

以木手得茲款

北史畢義雲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相以為稱職
令普勾偽官專以車輻考掠所獲甚多然大起怨謗
北史李彪為中尉號為嚴酷以茲款難得乃為木手擊
其脊腋氣絕而後屬者時有享又慰喻汾州叛胡得其
兇渠皆鞭面殺之及彪病体上往創潰痛毒備極
彪曾在領軍府聞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彪怒
曰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

肉罽毼

肉鼓吹

舊唐書敬羽肅宗時為監察御史以苛刻見委任嘗卧
囚于地以門闕輾其腹號為肉罽毼
外史梲杙李匡遠為少府監性嚴刻一日不斷刑則慘
然不樂常聞楛楚之聲謂人曰此我一部肉鼓吹

